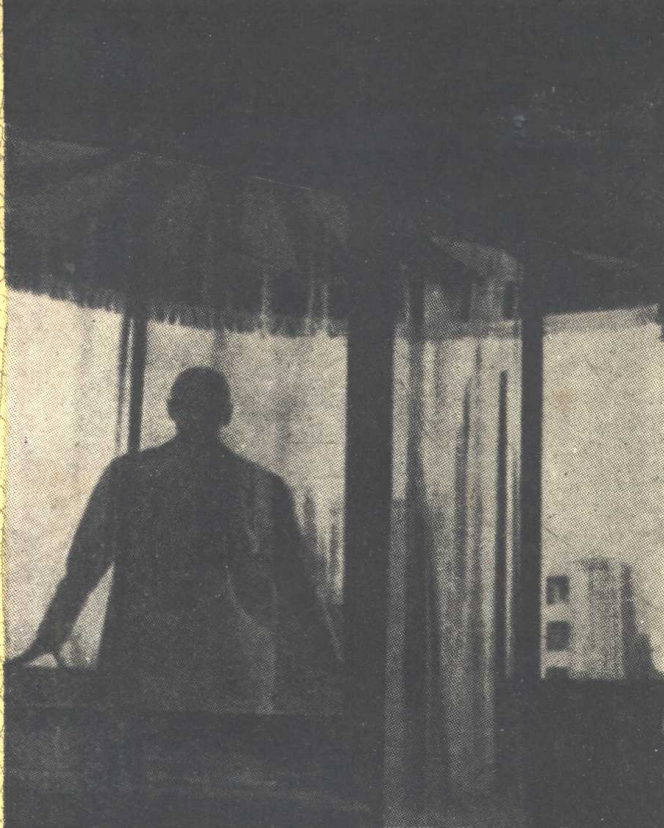




恐懼

喬治·梭里亞著

新文藝出版社





現心 柳權

著者・柳權

東京堂出版

恐

懼

喬治·梭里亞著
王 尚 民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拜爾金是紐約的一個醫生。當美國反動統治者審訊羅森堡夫婦的時候，他在聯邦調查局的威逼下，編造過假證詞。事後他良心一直感到不安，但是又不敢把這件事說出來。

羅森堡夫婦犧牲後，拜爾金愈加痛苦。他的女兒是一個進步的青年，知道了這件事，就鼓勵他把這件事公佈出來。

這時候，拜爾金對於現實已經逐漸有了認識，經過了思想鬥爭，他終於不顧聯邦調查局特務的恐嚇，決定把自己被逼作證的情形告訴給全美國人民知道，使他們能夠清楚的認識反動統治者的無恥猙獰的面目，同時也可以因此證明羅森堡夫婦是完全無罪的。

這個劇本於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在巴黎首次公演，受到了法國人民的熱烈歡迎。

Georges Soria

La Peur

根據 Les Éditions Françaises Réunies, Paris 1954 年版本譯稿

恐 懼

喬治·梭里亞著

王 尚 民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984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3/16 字數 38,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000 定價(7) 0.20 元

作者介紹

喬治·梭里亞是當代法國優秀的進步作家之一，共產黨員，早年曾研究法律和哲學，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作過戰地新聞記者，曾周遊世界兩次，現在擔任巴黎文學藝術通訊社社長。

他的主要作品有詩集四本：“羅馬尼亞進行曲”、“美麗泉”、“幸福螺”和“恐怖時代”。政論、通訊、報道和特寫等六本：“蘇聯人準備作什麼？”、“蘇聯人怎麼生活？”、“法國將要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嗎？”、“德國戰敗了嗎？”、“希特勒侵入摩洛哥”(1937)和“特魯爾的偉大勝利”(1937)。劇本兩本：“恐懼”(1954)和“驕傲與浮雲”(1956)。此外他還和他的愛人朱麗娜合譯了巴西作家喬治·亞馬多的“希望的騎士”、阿·恰可夫斯基的“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以及西蒙諾夫的“戰友”。

今年“五一”節後他曾應邀來我國參觀和訪問。

佈 景

三幕同一佈景。地點在紐約市東區尼卡波卡村^①、耳鼻喉科醫生——拜爾金大夫住所的在屋簷下面的陽台上。幾張帆布安樂椅，一張矮桌子，輕便的椅子，帆布躺椅。像花園裏的擺設。

舞台前部左邊，有一小辦公桌，桌上有檯燈，還有兩三本書，一塊玻璃板。

左邊，在半幅佈景上，是整片大玻璃窗，又有一扇玻璃門，通向上面所說的陽台。從窗口可以俯視紐約的摩天樓和布魯克林的吊橋。裏邊的窗台做成了長沙發的樣子。

台底有一個門，通着前廳和臥室。

右邊前部有一個門，通向診療室。

靠右牆放着一張放酒的小桌子。

^① 尼卡波卡：是最初移居紐約的荷蘭人。他們居住在紐約市東區貧民區裏，這個區就叫作尼卡波卡村。

人 物

菲利普·拜爾金大夫——紐約市的一個醫生，年四十八歲。

歐莉維亞·拜爾金——大夫的女兒，紐約大學的助教，年二十五歲。

麗波·麥克林——歐莉維亞的未婚夫，科學家，年二十七歲。

唐·巴勃羅·奧爾弟茲牧師——拜爾金大夫的內弟，年四十歲。

法蘭克林·瑪賀奈——本區的商人，年四十二歲。

羅絲·艾特琴森——女護士，年二十三歲。

約翰·奧哈拉——聯邦調查局的警探。

艾里絲·瑟爾絲——病人，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

無線電發出的兩個聲音。

第一幕

第一場

先只有羅絲一個人，稍後拜爾金大夫上。

〔幕啓時，人們聽到紐約市街的嘈雜聲音和一段一段的無線電廣播聲從窗口傳來：右鄰的無線電廣播着慢四步舞曲，左鄰的無線電廣播着商店廣告。

高島牌兒的剃刀

不用水和肥皂，

方便省事，與衆不同，

諸位先生，

您要是害怕別的剃刀會刮破您的皮膚，

請您用高島牌兒的剃刀。

羅絲（她倚靠着台底的門框，拿着電話的聽筒，隨着慢四步舞曲的節奏搖擺着身子）

是……是……是……

〔拜爾金大夫從右面上。羅絲改變了聲調和表情，並且身子停止搖擺。

是……(她摀住話筒，對大夫說) 一號路上來電話說二十六號病人已經停止昏迷，可以在十一點鐘動手術了。您同意嗎？

〔拜爾金大夫沒有回答，一面無心地用毛巾擦着手，一面向窗口走去，顯出不在意的神氣。他戴着一頂白色小帽，穿着一件白色罩衫。〕

不行嗎，大夫？

拜爾金大夫 行，同意十一點鐘。

羅絲 (對話筒說) 同意十一點鐘。

〔電話綫很長，她把電話機拿到前廳裏去。回來的時候，她不安地看着大夫。〕

您不舒服嗎？

拜爾金大夫 (無心地) 是呀，是呀，……不……整夜沒有睡着，難受極了。

〔他發現自己拿着一塊毛巾，不知道用它作什麼好。〕

羅絲 (很關心地) 您要喝一杯咖啡嗎？

〔對方不響。〕

要一片阿斯匹靈嗎？

拜爾金大夫 (振作起精神) 可是，羅絲，我自己就是大夫呀！

(他微笑着把毛巾扔給她)

羅絲 (手摀着嘴) 噢！……對不起！

拜爾金大夫 (改換口氣) 還有幾位病人啦！

羅絲 沒有了。噢！對了，還有一個小艾里絲。您知道她的，就是小瑟爾絲。她不願意進來，在外邊等着哩。今天她

的臉色白得難看。

拜爾金大夫 叫她進來，羅絲。

羅絲 大夫，我想請問您……

拜爾金大夫 什麼事呀？

羅絲 我想請問您……我今天能不能早一點兒走？

拜爾金大夫 早一點？爲什麼呢？

羅絲 大夫，今天下午有一場比賽，您是知道的……

拜爾金大夫 啊！對了……什麼比賽呢？（他勉強表示對談話感到興趣）

羅絲 您是知道的，大夫，這是壘球季賽中最大的一場。“虎隊”對“揚克隊”的複賽。

拜爾金大夫 爲了壘球賽你什麼都不顧啦，羅絲？……好吧。在你看來，哪一隊能打贏呢？

羅絲（快活地）“虎隊”！請您想想，我的強尼是這一隊的棒手！他們不定會把“揚克隊”打成什麼樣子呢！

拜爾金大夫 啊！是呀……

羅絲（走出去時）大夫，您瞧着吧！謝謝您。

拜爾金大夫（向診療室走去）“虎隊”，當然囉！我剛才想什麼來着？（他微笑着，表情仍然顯得心不在焉）

〔羅絲推着艾里絲上。〕

第 二 場

拜爾金大夫，羅絲，艾里絲・瑟爾絲。

拜爾金大夫 喂，艾里絲……

〔小女孩不願進診療室。

別瞪着眼睛看啦！

羅絲 她不願意進來；她害怕那些鉗子。

拜爾金大夫 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就在這兒給她瞧吧。羅絲，給我把要用的東西拿過來。（他把小孩放在他的雙膝上）

你不是又病了吧！這可不像話！

艾里絲 我沒有病，先生。

羅絲 （在診療室裏說）她已經給我這樣說過三遍了。是她母親把她送來的。

拜爾金大夫 今天早上，你哪兒不舒服呢，耳朵呢，還是喉嚨呢？

艾里絲 耳朵。螫得疼……不要緊……爲了讓媽媽高興我才來的。

〔羅絲拿着一個額上戴的反光鏡，一個豆莢形的盤子，幾塊毛巾，一點棉花，等等。

拜爾金大夫 哪兒螫得疼？……（他戴正反光鏡）

艾里絲 這兒。（她把右耳伸過來，然後，滑稽地）
螫得疼……只有一點點兒。

拜爾金大夫 （一面診斷着）腿不要擺動……我只把這個小小的壞耳膜瞧一眼就行了。

艾里絲 哎唷！哎唷！

羅絲 （和小艾里絲開玩笑）噢！好啊！……我剛才真以爲你不

疼呢？

艾里絲（看着羅絲）不，我不疼！

拜爾金大夫（微笑着）你要是不疼，爲什麼叫喚呢？

艾里絲（滑稽地）因爲我有一點點兒疼。哎唷！哎唷！

羅絲 那麼你爲什麼像一隻小山羊一樣亂跳呢？

艾里絲 噢！你才像哪！（她向羅絲作了個鬼臉）

羅絲 我知道她是怎麼回事，……她想待會兒去看賽球去。

她想看看“揚克隊”要輸成什麼樣子！嗯！艾里絲！

艾里絲 噢！先生，我能去嗎？您要是答應了，媽媽就會答應的……您知道，上一次就是因爲耳炎……

拜爾金大夫 等到有一天，換耳膜就像近視眼換眼鏡一樣的時候，你就會去給聖·巴屈里克^①點蠟燭感謝他的，是不是？艾里絲。（他摘下額上的反光鏡）

你必須躺在床上……你早就不該出去。

艾里絲 躺在床上？可是，球賽呢？

拜爾金大夫 抱歉得很，孩子……不能去看球賽……要躺在床上。（他給她一些糖果）

拿住吧，這是爲了安慰你的。羅絲，你下去的時候，告訴她媽媽讓她馬上躺到床上去，並且告訴她媽媽午飯後給我打一個電話來。

艾里絲 那麼，大夫，真的不能去嗎？

〔拜爾金搖頭。〕

① 聖·巴屈里克是愛爾蘭的守護神。

羅絲 艾里絲，你可以從電視裏看到這場球賽的。

艾里絲 （不高興地）電視，電視，那是哄哄小孩的玩藝兒！再見吧，先生。（她和羅絲下）

拜爾金大夫 （心不在焉地）再見，艾里絲。乖乖兒的。（他微微笑了笑）

〔羅絲回來。〕

第 三 場

拜爾金大夫，羅絲。

羅絲 嚴重嗎？大夫。（她向診療室走去）

拜爾金大夫 恐怕很難避免動手術……病情很嚴重了。

〔羅絲已經從診療室回來，拿着一疊病歷卡，找着艾里絲的病歷卡。大夫嘴裏說着，讓羅絲寫下來。〕

乳突炎……

羅絲 可憐的孩子！（她找到了病歷卡，寫着，身子靠着右邊的門）

拜爾金大夫 強劑的土黴素，每日服八片。

羅絲 一號路的手術……幾點鐘給您預備手術箱呢，大夫？

拜爾金大夫 十點三刻的時候吧，絕對來得及的。

羅絲 這是腦化膿症嗎？

拜爾金大夫 一個很麻煩的手術。可能會致命的。

羅絲 我要是病人的話，我真不太放心！

拜爾金大夫 （譏諷地）謝謝你對我的信任！

羅絲 （手摀着嘴）噢！對不起！

〔在整個上一坊中，一陣陣爵士樂聲，不斷從外面傳來。

拜爾金大夫（看看錶）喂，十點一刻啦……請你把我要爲“醫學雜誌”校正的那篇論文的校樣遞給我……它在辦公桌上。（他指着診療室）

羅絲（憂慮地看着大夫）您當真不要一片藥片嗎？（她把校樣遞給大夫）

拜爾金大夫（生氣地）不要，當真不要！（他坐下來校稿）

羅絲 可是這兒熱得難受……您會頭暈的。

〔她打開窗子。方才聽到的微弱的無線電廣播聲現在響亮起來，好像收音機就在房間裏似的。

無線電聲（美國播音員的揚揚得意的音調）

——巨大的暖流從墨西哥灣侵襲到東海岸。預計溫度在中午以前將上升華氏十五度。（換一口氣）

——曾獲得國家盃的“揚克”壘球隊對“虎隊”的比賽將於今天下午兩點在“揚基運動場”舉行。

〔羅絲發生了興趣，走到前廳，開開自己的收音機。

這場比賽可能是有決定意義的。（又換一口氣，隨後一氣報告下去）

——原子間諜朱利葉斯和伊斯爾·羅森堡……

〔羅絲穿過舞台把醫療用具放回診療室，當無線電報告着以下一部分新聞時，她一直是走來走去安放東西。

……已於昨天夜裏在新新監獄執行。朱利葉斯·羅森堡先被執行。

〔拜爾金大夫猛烈地關上窗子，但是依舊可以從敞着門的前廳

聽到下一段廣播。

朱利葉斯於晚上八點零六分執行，他妻子伊斯爾於晚上八點十六分執行。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批公民因為間諜罪被處死。這兩個罪犯在昨天晚上慶祝了他們結婚十四週年紀念。

拜爾金大夫（粗暴地）羅絲，關上這個無線電，真是吵得人煩死了！

〔他突然把手裏的校樣扔在跟前。羅絲楞住。大夫發現自己的激動，改變聲調。〕

在這兒沒有法子工作！（他拾起校樣）

羅絲 是的，大夫。就去關。（因為她手裏拿着醫療用具，所以她先把它們放到診療室裏）

無線電聲 昨天下午他們得到許可，從十二點到六點二十分，在死刑犯的女犯區裏，兩人隔着一扇鐵柵，待在一起。

〔無線電繼續報告着，門鈴響了。〕

羅絲（穿過舞台）對不起，大夫，我應該想到您是累了。

無線電聲 原訂於晚上十一時執行，後來爲了不致刺激全世界猶太人的宗教情緒，恐怕他們會不知道是在安息日以前執行的，因此提前執行。

〔無線電聲和法蘭克林·瑪賀奈的聲音同時被聽到。〕

無線電聲 現在請聽法蘭克·霍浦寫的紅色間諜臨死時的特寫報導。

法蘭克林的聲音 羅絲，你好！噢！到底是把他們執行了！早

就應該執行了！

〔羅絲關上無線電。〕

羅絲 至少現在人們不會再談這件事了！

法蘭克林 大夫現在很忙嗎？

羅絲 不忙，可是他也沒有多少時間就該出門了。

法蘭克林 我是爲了演習的事情來的。（他上場。他是拜爾金的鄰居，本區裏的一個小商人。四十歲左右。戴着一副鋼絲邊的眼鏡）

第 四 場

拜爾金大夫，法蘭克林·瑪賀奈。

法蘭克林 可以進來嗎，大夫？

拜爾金大夫 （機械地）您好，法蘭克林。

法蘭克林 我是爲了演習的事情來的。您好，大夫。

拜爾金大夫 演習……什麼演習呢？（他收拾起校樣，把它細心地包成一個端端正正的小包）

法蘭克林 您沒有接到市政府的通知嗎？您知道的，就是原子彈轟炸時的安全措施。被動的防衛練習。

拜爾金大夫 啊！對了……我昨天接到了……請坐一會兒吧。

法蘭克林 不坐了，謝謝，大夫，我不待了。我來就是爲了告訴您：今天早晨，我聽說可能要有一次警報。

拜爾金大夫 什麼時候呢？

法蘭克林 說不定什麼時候，大夫。需要準備一下。好吧，

就這樣吧，當警報響的時候……（他看着大夫）

您累了吧？

拜爾金大夫 我沒有睡好。

法蘭克林 我，我簡直一會兒也沒有睡。我精神壞極了。

我在無線電旁邊一直待到半夜，我想了解所有的細節，
您知道。現在總算完了。把他們燒死了！仇可報了！

拜爾金大夫 （心不在焉地）燒死了？是的……

法蘭克林 我聽了三遍新聞報告。平常我向來是在九點鐘
就睡覺的……

拜爾金大夫 怎麼，報了仇？

法蘭克林 私仇，大夫，報了私仇……假如這兩個間諜不把
炸彈出賣了的話，我的卡芮現在還活着呢！

拜爾金大夫 我不太懂得。什麼炸彈？卡芮？

法蘭克林 （解釋地）大夫，假如那顆該死的炸彈還在我們國
家裏，假如紅色間諜沒有把它偷走，他們決不敢抵抗我
們。我的卡芮也不會死在那個地獄裏，死在太平洋的
那邊。他現在可能還在這裏，您懂得嗎，還在我身邊。
早晨，他打開店鋪的門。晚上，我們一起出去，或者他
給我讀讀報紙。（他含着眼淚）

自從他們殺死他之後，我就不再去看電影了，我對
什麼都不感興趣了。（他站起來）

您知道，在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想去當
兵，可是因為我的眼睛不好，人家不要我。（他站了起來；
他十分激動，說話很困難）